

“纵身一跃 / 上了值班车 / 到了山里 / 我就是矿山的一朵焊花了”

## 从矿山走出的女诗人：焊枪熄灭，诗意生长（上）

清晨6点起床，40分钟之后出门，7点坐上班车，45分钟之后抵达矿山厂区刷脸打卡，8点开班会——过去28年，焊工温馨的每一个工作日，都是这样开始的。但2026年3月24日，这个惯例被打破了。她没有坐上那辆开往矿山的班车，而是拎着行李箱坐上通往攀枝花机场的大巴，准备飞往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的作家活动周。

温馨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已20年。2024年1月，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《诗刊》，将首期头条位置留给了温馨的组诗《采石场》。《诗刊》主编李少君评价她是“用焊花写诗，照亮人心”的新大众写作典范。

3月25日，“让每一颗属于文学的心都有家可归”——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（新大众文艺专场）在北京启幕，来自全国各地的35位新大众文艺代表应邀参加。温馨带着自己的诗集《采石场》参会。这部作品还入藏了中国现代文学馆。

在此之前，3月17日至19日，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从成都前往攀枝花，穿上和她一样的工装走进矿山，看她拿起焊枪，也看她拿起笔。在尘土飞扬的采石场，在简陋的厂区休息室，在被她写进诗里的那棵结着酸涩果实的枇杷树下——我们见证，一个写诗的女矿工，如何在坚硬的土地上，开出温馨的花。

## 皮肤白皙的采矿女工

温馨不是笔名。但在上小学时，她还叫温小兰。初一的一天，她从一本书上看到了“温馨”这个词，十分喜欢，就回家和父亲商量改名。从此，这个名字陪伴她走进矿山深处，也走上诗集封面。

攀钢矿业朱兰铁矿检修作业区采修大班，这是温馨工作了28年的地方。从攀枝花市区的家走到通勤车站的路高低不平，她走得很快，在路上买了一个油饼边走边吃。早上7点，天蒙蒙亮，班车准时出发，沿着盘山石子路一路颠簸，驶向矿山。到达厂区，她轻盈地跳下车，到厂房更衣室里换上一身宽大、板正、沾满油污的工作服。8点的班前会上，班长分配任务、交代安全注意事项。领到任务后，她和伙伴们再坐另一辆车去采石场。

温馨日常需要焊水箱、换拉门绳、修铲斗、焊断裂的大梁。她有时候蜷缩在狭窄的铲斗内腔，也曾攀上十几米高的检修架。仰焊、俯焊、跪焊，每个姿势要维持很久。活儿不多的时候，中午12点可以从采石场下撤回厂房，然后午餐、休息。忙起来要在采石场吃午饭——“有时候一阵风吹来，沙子就吹进盒饭里。”下午，温馨会继续到采石场维修采矿机，或是在厂房焊铁板，下午5点打卡下班。这样的工作节奏，循环往复了28年。

如果不穿工作服，你很难把她和“焊工”联系在一起。温馨戴一副细框眼镜，爱穿色彩鲜艳的衣服。纵然常年户外作业，但她的皮肤依然白皙。“一方面是天生的，还有我很注意防晒。”一次参加《诗刊》组织的直播，一位老师第一次见到她大为意外，“你怎么跟我想象的矿工完全不一样，皮肤太好了吧！”

1997年11月，20岁的温馨跟父亲从南充来到攀枝花。父亲是20世纪60年代从老家南充来到攀枝花，支援三线建设。作为第一批攀钢工人，父亲退休后，允许一个子女接班。哥哥姐姐都已考上了大学，父亲就跟温馨商量，让她直接来



温馨在矿区电焊作业。



## 人物简介

温馨，1977年出生，攀钢集团矿业公司朱兰铁矿采修大班焊工，扎根矿山一线20余年，业余进行文学写作。2018年，其创作入选四川省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；2019年，个人首部诗集《采石场》正式出版。2024年1月，《诗刊》首期头条位置留给了她的组诗《采石场》。2025年，她加入中国作协，成为攀钢目前在岗职工中唯一的中国作协会员。

接班，有个“铁饭碗”，还能给家里减轻负担。温馨喜欢文学，原本想考大学上中文系，想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，但孝顺的她还是听了父亲的话。

当钳工的父亲让温馨学焊工，技术含量高一点。当学徒的3年里，她的手被烫过数不清的水泡。刚开始不会用护具，脸上脱过几层皮，10天里有9天眼睛是肿的，不停流泪，看不清东西。师父批评她，她不吭声，咬着牙一遍一遍地练手艺。“一次做不好就十次，十次做不好就一百次，反正总有做好的时候。”3年后，她成了一名合格的焊工。

“矿山夏天可难受了，体感温度大概有五六十摄氏度。”温馨形容，汗水像条小溪一样在身上流淌。但矿山有规定，工作服和安全帽绝对不能脱。她就往背后塞一条毛巾，汗水浸湿了，抽出来再换一条。

每次上采石场前，温馨会抓紧时间上一次厕所，然后在接下来的大半天里，尽量不喝水。因为矿山上没有厕所。

## 诗意在采石场上萌芽

荒凉的矿山深处，露天采石的作业现场，矿石粗砺而坚硬。握着焊枪的温馨时常感到，内心有什么悄然萌生。

“除了眼前的物质世界，人还需要精神生活。”未能上大学的遗憾，促使她在业余时间开始自学。从小喜欢文学，她报名参加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考。词汇量不够、知识储备不足，她又开始背字典、词典。“当时并没有想好以后要写作，就想着将来总得干点啥，自己得学习、得进步。”这一背，就是3年。

积累得多了，自然要寻一个出口。上班10年之后，温馨开始写作。2008年，博客正火，她给自己取了个网名“月光雨荷”，在博客上写散文、写随笔。攀枝花当地的一些诗人读到后，约她喝茶。诗人朋友们手捧着发表各自作品的《星星》诗刊，让她好生羡慕。“你也写诗吧。就写采石场，写矿山，那是你最熟悉的，别人写不了。”朋友们建议道。

她听进去了。矿山的生活是粗砺的，风吹、日晒、雨淋是家常便饭。黏腻的工业油污落在地上，经年累月，角落的地板泛出一层浓重的黑。更远一些是灰黄色的山坡，光秃秃的。但温馨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。采场上的矿石、电铲上的蜻蜓，工友们黝黑脸庞上朴实的笑容、大汗淋漓吃午饭的场景，连焊水箱、换拉门绳、焊枪、扳手这些冰冷的物件，都成了她笔下的意象。

工友手上洗不掉的油污入了诗：“工友突然摊开双手，他的掌心 / 油污充盈，纯粹的黑，我感觉一滴滴墨 / 正在寻找它的笔和纸张。”

每天上矿山的路，也被她写进诗里：“纵身一跃 / 上了值班车 / 到了山里 / 我就是矿山的一朵焊花了 / 山长水远，路还在脚下延伸 / 我还在那条通往采场的路上 / 不长、不短、不宽、不窄，正好可以丈量——我，采矿女工的一生。”（《那条通往采场的路》）

夏天在采石场碰到的螳螂，在她笔下跳跃：“夏天的矿山可晒了，人都被烫化了，它还在采场上跳一跳。”她心想，它和我差不多嘛，“好像身体里有一小截软肋，被它咬住”。

她学会自得其乐，这样写《加班》：“干完活后，没车 / 采场上空无一人 / 那就和矿石玩玩吧 / 十二块矿石围成一圈，一月一块 / 我说我的焊工技术一流，矿石没有反应……”

采石场几乎寸草不生，一枝巴茅草的存在让她欣喜：“采场上没有一棵树，没有一根草 / 站在一株白茅的身后，我学它，挺着 / 细硬的腰杆”。

一直写矿山会不会写腻了？每天重复的生活，哪来那么多的感觉？在温馨

## 采石场

温馨

那条通往采场的路

从蹦蹦跳跳到气喘吁吁  
路，分明是活的一个胸中有路的人，才能阔步向前  
才能在转身之间，瞥见命运的正反面我的身体里流淌着路，多么美妙  
工友说我是块得了妄想症的矿石山长水远，路还在脚下延伸  
我还在那条通往采场的路上不长、不短、不宽、不窄，正好可以丈量  
——我，采矿女工的一生

温馨发表在《诗刊》上的作品。

眼里，每一天都是新的。“看矿石，每天干了一样的活，但心情不一样，写出来的就不一样。有新的感悟，新的发现。”

## 焊枪作笔为矿山写诗

在矿山写诗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干活的时候不能分心。焊枪、焊条、采场安全是第一位。

温馨绝不在干活的时候写诗。但灵感来了，她会先记在脑子里。“干活累了，大家就找块石头坐下来。他们抽烟、喝水，我就见缝插针，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，匆匆地记下来。”

最开始，她记在工友扔下的香烟壳上，攒了一摞。后来记在手机备忘录里。一首诗常常断断续续写几天，有时写到一半卡壳，就放两天、再放两天，能续上就续，续不上就算了。中午休息，她弓着背，坐在休息室那张堆满安全帽和水杯的小木桌前，读诗、写诗。窗外是连绵的山坡，时不时传来采矿运输车驶过的轰隆声。工作这么辛苦，为啥不刷手机玩一下、打瞌睡休息一下？她想了想：“喜欢就不觉得累。”

工友们起初并不知道温馨在写诗。“刚开始是悄悄地写。后来写得多了，他们就发现了。”偶尔有人凑过来看一眼，问她写什么。她说写诗，“工友们真的很单纯，很有爱。有什么就说出来，都不藏着掖着。他们经常说一些鼓励我写作的話，很暖心。”

在厂区板房，记者见到了与温馨一起工作20多年的工友潘姐。谈起温馨写诗，潘姐满脸笑盈盈：“温馨写作的时候，我们尽量不打扰她。我们虽然看不懂诗，但知道她写的是我们的生活。她取得成绩，我们替她高兴。”

温馨喜欢这些工友，她想让更多人知道，一线工人是非常可爱的。“他们吃苦耐劳，踏实朴素，乐观、谦虚，深深触动了我。”有些工友会把她的诗拿给子女看，并告诉他们，只要坚持，工人也能梦想成真。“我们公司领导、工友们对我都很好，很支持我的业余创作，我很感恩。”

温馨现在出去参加文学交流活动时，开场第一句都会自报家门：我是攀钢集团一名焊工。对于“矿场诗人”“焊工诗人”这样的标签，她欣然接受。“焊工是我赖以生存的本事，诗歌是我仰望星空的梦想。”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雷蕴含 实习生 徐千然 熊佚道

图片由张杰摄